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趙氏春秋集傳卷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卷三

元 趙汸 輯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音遜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蒙上文也春秋一事而再見者蒙上文夫人與弒公而史不著其罪於是始還于魯言夫人因留齊不敢歸據傳言文姜出史記亦而父兄百官衆怒羣誚責以桓公見弒之由朞歲留齊之故而孫于齊故變其恒辭蒙上文以見義也曰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夫人與弒之罪不可掩矣夫人還則何以不致據出姜書至絶之也夫人與弒公不可入于宗廟左氏傳曰絶不為親禮也是故孫

復還不致終其身有踰竟之事皆不致也然則子可以絶母乎國君之行與匹夫異有明天子則齊侯與魯不並立於天下而夫人不得入于宗廟夫人不得入于宗廟則其子將不得爲社稷宗廟主故絶夫人者所以全莊公也趙伯循曰檀弓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姜氏有與弑之嫌子不得以為母臣不得以為君劉侍讀曰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

之詩以自悲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張主一曰文姜之罪上通於天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

公羊傳曰内諱奔謂之孫猶遜也公大夫奔日例此月者有罪也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

單伯者天子之大夫也曷為書之如吾大夫内辭也

陳氏傳曰惟王人則以内辭書之書會書至書卒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如齊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一如吾大夫内之也

其言逆王姬何公羊傳曰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送王姬不書據齊桓共姬不書送此何以書以吾斬焉衰經之中而使為讎人昬主故書之略恒以明變也穀梁傳曰君躬弒於齊使之主昬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杜元凱曰王姬不稱字尊王且別於內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王姬之館于外非禮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祖廟主王姬者亦將即廟以成禮焉館王姬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齊魯方讎天子使魯主齊昏齊侯弒人君父又將親迎於人國都以禮接於其廟雖鳥獸其中豈無所忌哉於是要魯為築館于外而後親迎焉是齊侯意也曰在喪改築為禮之變者為之辭也王姬以夏至魯而秋方築館改築非禮明矣踰三時乃歸于齊以齊侯有忌于中而親迎之不時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策命之也來錫命非禮也其言桓公追命也王曷為不稱天畀其事也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討於是使魯為王姬主昏乃追命其先君以寵之是無人紀也於失禮之中又甚焉故王不稱天稱天則疑於錫命文公

王姬歸于齊

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據宋成夫人王姬不書歸公羊傳曰我主之也我主之則何以書存策書之大體也不月别内女也何休氏曰魯主女為父母道故恩録而書之不月者探人情以制恩也何以不書來逆親迎也穀梁傳曰親迎恒事也不志

齊師遷紀郱鄑郚

從其民取其地曰遷以其師遷脅之也不書其地分背之非一處也公羊傳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外取邑

不書此何以書自是始滅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卒何以書據齊桓王姬不書卒陳氏傳曰以吾嘗為之服也然則禮與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猶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或之者疑之則禮未之有也禮未之有而以意

起之施諸不共戴天之讎莊公不可為人子矣

冬十有二月

為下事月也據夫人會防不月著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音灼齊地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左氏傳曰書姦也高抑崇曰莊公幼故夫人得托國事而出會也

乙酉宋公馮卒馮音憑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公羊傳曰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孫明復曰䝉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朔也内大夫會伐不月此月者何休氏曰天子新立衛公子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穀梁傳曰會仇讎而伐

同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也穀梁傳曰或曰郤尸以求諸侯舉天下
而葬一人危不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也酅紀邑也穀梁傳曰入于齊者
以酅事齊也公羊傳曰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陳氏傳曰季以酅入齊紀侯意也齊自桓之始年
挾鄭以圖紀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
郚紀之不絕也如綫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

分國以與之也齊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分國以與之茍可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紀侯意也

冬公次于滑鄭地

次者止舍之名無成事則書之左氏傳曰將會鄭伯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享食也享大牢以飲賓也古者兩君相見則設享禮于廟中高抑崇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

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然亦為之名而已名為紀故而實乃行其私也張主一曰文姜之行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子般閔公荐弒而後止

三月紀伯姬卒

外夫人何以卒穀梁傳曰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何休氏曰天子諸侯絕朞大夫絕緦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内女卒日此何以不日國將亡

禮不備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外相遇何以書為紀侯去國言故也次于滑公將謀紀于鄭而鄭伯不至於是鄭伯特要陳侯遇齊侯請存紀之社稷使紀侯得脫身而去之故垂之遇鄭伯為之也陳氏傳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

紀侯大去其國

此奔也曷為不言奔修春秋之特筆也諸侯失國恒

書奔位未絶也茍被兵而出則不書譏不在奔也必國滅而奔然後書以不死社稷也齊之圖紀久矣紀侯知必不得免委而去之近智以國委季不殘其民近仁五廟有奉可以毋死近義如是而與奔君同辭則濫罰矣故書曰去其國而所托之國不書凡諸侯之托於諸侯以其國可圖興復也茍志不在復歸力不足以為援則不書可也陳氏傳曰不書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以奔罪加紀侯何罪齊也黄之會

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紀之不絶如綫也紀季以酅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程子曰大名也吳先生曰紀侯去其國而紀遂亡故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葬不日據葬宋共姬此何以日異其事也國亡而葬於仇人故異之以不日為恒則日為變也陳氏傳曰内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伯姬在殯齊人取

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是故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輿嬖衰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往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皆魯史之變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不復讎而怨

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曰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稱人何諱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辭士龍曰齊人則何以知其為齊君狩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曷為與之會君會之非微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高抑崇曰不言地者次止無常也

秋郳犂來來朝

穀梁傳曰郳國也犂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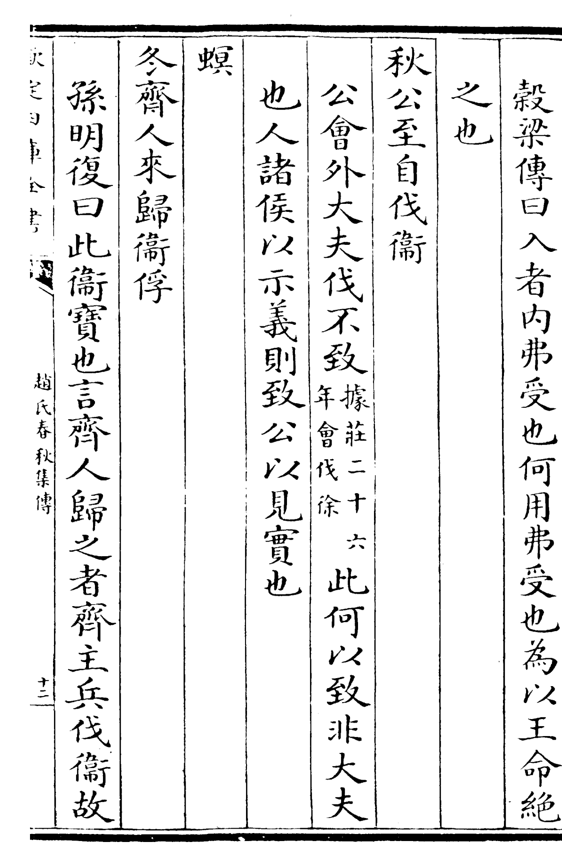
是齊侯宋公也本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公與仇人接春秋終諱之其人宋公何也以其人齊侯不可不人宋公也公羊傳曰此伐衛何納朔也穀梁傳曰逆天王之命也陳氏傳曰其不言納何據頓子北燕伯以朔入為重也入不書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此微者也曷爲稱人又稱字修春秋之特筆也王人曷為救衛欲固黔牟而拒朔也衛侯朔有罪衛人出朔立黔牟有王命矣而五國伐衛以納朔春秋於王人救衛苟從其恒稱則正不正何以辨焉故王人不得稱字而特稱字以尊之明以正也凡救不月雖吾君會伯主救與國不月成七救鄭襄五救陳於是特書月謹其事也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孔穎達曰稱人從其班稱字有為也惡諸侯逆王命故

尊王人而稱字以責諸侯也陳氏傳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隱桓之諸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篡弒也衛州吁之亂會者五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衺之會伐鄭以立突於是伐衛以立朔也以王人將而救衛救衛而克則是天子猶得廢置諸侯矣天子猶得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朔終以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穀梁傳曰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絶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

公會外大夫伐不致（據莊二十六年會伐徐）此何以致非大夫也人諸侯以示義則致公以見實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孫明復曰此衛寶也言齊人歸之者齊主兵伐衛故

衛寳先入于齊也胡侍講曰商書俘厥寳玉左氏傳曰文姜請之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傳曰恒星者經星也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公羊傳曰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記異也吴

先生曰恒星為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恒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没於半空而不至地其所隕者星之光魄也如雨言衆多不可為數也小星之無名者隕則大星之恒見者自若也戴溪氏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星隕之多氣消散也張主一曰蓋王運將終自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紀綱法度掃滅盡矣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無麥苗

穀梁傳曰無麥苗麥苗同時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趙伯循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莊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人者人神之主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

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莊公威命不行誠敬之不至耳家鉉翁氏曰當是時莊公以童稚之年挾强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繇矣張主一曰敝笱載驅録於齊風尚論其世與衛之鶉之奔奔牆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也魯衛先王之後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

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弒君亂國與衛滅同時詩春秋之旨蓋相為表裏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此吾君將也據傳公子慶父請伐齊師何以稱師諱之也莊之會齊春秋終諱之於是將會齊圍郕故出入皆稱師變文以示義也次不言俟其言俟何俟人而人不至也俟者有會期也以千乘之君陳師出次以期乎人而不至是亦可以反其本矣

甲午治兵

治兵書不時也周官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常事也史不書於是侯陳蔡而陳蔡不至歸而治兵以示武故書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曰師還何據師救齊不書還諱言公則不致也不致曷為猶書師還民為重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公孫也不曰公孫未命也陳氏傳曰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苟以為利則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孟子所以深探

其本而遏亂原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陳氏傳曰無知嘗踰年則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何也州吁之弑衛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弑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是國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以齊襄之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不忘討賊之義故曰國猶有臣

子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音器魯地

大夫曷為不名稱大夫則不名也凡稱大夫皆不名名則不曰大夫必殺而後兼稱之公曷為與大夫盟左氏傳曰齊無君也榖梁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月公殺無不月例但言不日今正之其盟渝也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二公子在國皆有黨而

小白有國高以為內主有莒衛以為外主昭十三年傳文盟于蔇者子糾之黨來逆子糾也國高已使人逆小白于莒而立之本齊世家既而伐齊我師敗績齊人殺子糾是盟無能為故不月以異之盟者有三日為詳不日為略則不月為異也

夏伐齊納子糾

內師加大國但言侵此其言伐何納所宜納也嗣君在喪曰子糾亡公子也曷為以在喪之號稱之脩春

秋之辭也禮立適以長立子以貴子以母貴也糾魯出也小白衛出也本史記魯出宜貴矣糾兄也小白弟也本荀子史記惟薄昭與淮南王書言桓公殺弟蓋有所避時文帝於淮南為兄糾貴而又為兄則糾宜立者也魯納之正也春秋之法納所宜納不書於是伐齊納糾徒以策書大體存則正不正何以辨焉是故正其在喪之稱明其宜立以别於外納不正而後書者此特筆之義也公羊傳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陳氏傳曰成糾之為

子也則糾宜立者也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繫齊録外之辭也春秋外辭必繫國不繫國者一事而蒙上文也（據納糾繫齊）若公伐齊納子糾一事也齊小白入于齊又一事也二事則不得以後事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也穀梁傳曰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人立小白而後葬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乾時齊地

此公戰也曷為不言公一事而再見蒙上文也内師不言敗績據僖二十二年升陘此其言敗績何内不言敗績諱也齊無君公奉正以伐不正戰焉我師敗績非所諱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殺糾也則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公羊傳曰内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陳氏傳曰罪小白也魯受命於齊而殺子糾則其罪小白何春秋之法兩下相殺不書雖世子也苟未嗣位殺之亦不書襄公弒國人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誰立也小白得國而使鮑叔帥師臨魯以殺糾則是以千乘之國殺其兄焉耳穀梁傳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辭也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冬浚洙浚音峻

公羊傳曰浚之者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魯地

於是齊師伐我公及齊師戰齊師敗績則其但言敗之何畧言之也春秋言戰不言伐義不繫於伐也僖十五年韓文二年彭衙之類苟亟戰則不言及通前役一譏之也文七年令狐十二年河曲齊既敗魯乾時即遣其大夫帥師臨魯脅殺子糾猶不釋于魯又乗其再克以伐之不已亟乎

故略其主客恒辭但書敗齊師譏不在魯也内敗外師曰據隱十年後十一年管郜略之則不日也

二月公侵宋

宋合於齊侵宋所以撓齊也内師加大國恒言侵何也惡其不度德量力而興戎搆亂故變其文以譏之也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

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公羊傳曰遷者其意也遷之者

非其意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外次不書〈據襄元年晉侯衛侯次于戚之類〉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

後書桓公既得國即圖伯宋既從次當服魯魯未服

於是見伐春秋没其伐我而郎之次特書之則有關

於天下之故矣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去聲魯地〉

公及宋戰矣（據檀弓）則其但言敗之何畧言也桓公宿師于郎將以求成於魯也而魯以子糾故不容遽絀於齊桓公不能釋魯以為後圖而迫之已甚故畧之但言宋師而不日譏不在魯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者楚也其以號舉何無君臣之辭也荆本周子男之國則曷為無君臣惡其以淫名聞于天子不可通於諸侯故不與以君臣之稱也穀梁傳曰狄之也此

戰也不言戰獲也不言獲修春秋之變文也國君生得曰獲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春秋謹華夷之辨故略其主客恒辭變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也公羊傳曰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蔡侯何以名不復國也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不復國者也陳氏傳曰夷狄交相敗不書據僖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僖八年晉敗狄于采桑之類必敗中國也而後書春秋為夷夏而作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是夷夏之大變也是故書荆

自此始而春秋以吴終焉聖人之所甚懼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方圖伯則其滅譚何桓公不能以義屬諸侯也桓公欲合諸侯而再不得志於魯不思德之不修而患力之不足姑務廣其土以衆其民於是滅譚又滅遂也邵子曰春秋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伯者之功罪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其日甚之也再敗之為已甚矣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不書來逆親迎也左氏傳曰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音攜

叔姬歸寧曷為不言來以歸見義也其言歸于酅何

婦人謂嫁曰歸來寧而反國曰歸據隱十五年郜季姬婦人從

一之義也紀侯去國卒于外而叔姬歸于酅以待終得從一之義故書其歸也家鉉翁氏曰紀侯雖死於他國亦當附于酅廟以從其祖故叔姬歸于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大夫未賜族者穀梁傳曰萬宋之卑者也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大夫出奔不月此其月何佚賊也於是宋人請萬于陳以賂卒殺之不書蔽罪於陳也弒君之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其誰可受之天下有無君之國而後可也而陳人受之以為利陳為無君之國矣是故王人卒殺子朝于楚不書蔽罪于楚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杏戶猛反

齊初主會也大夫不名尊齊侯也據襄八年邢丘傳例陳氏傳曰將予齊以伯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音哥

始及齊平也不月 據桓盟不月 我無信也桓公所以汲汲於魯者非徒以釋怨求成也而公曷為與之盟公與之盟則將從桓公於盟會矣鄄之會宋陳衛鄭之君皆在而公不與幽之盟以微者行於是有西鄙之伐故不月以異之也公何以不致穀梁傳曰致君者殆

其往而喜其反者也桓會不致安之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也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周大夫也桓公所仗以圖諸侯者宋也閔公弒桓爲北杏之會以平宋而宋首背之豈以桓非受命之伯故諸侯有未安其令者乎於是齊請師于天子以伐宋而單伯會之假王命以合諸侯也陳氏傳曰

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於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天下諸侯不復知有王矣

秋七月荆入蔡

蔡侯在楚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荆所以入蔡也楚強甚矣而中國之勢未合蔡遂服從於楚自是終桓之世不與中國會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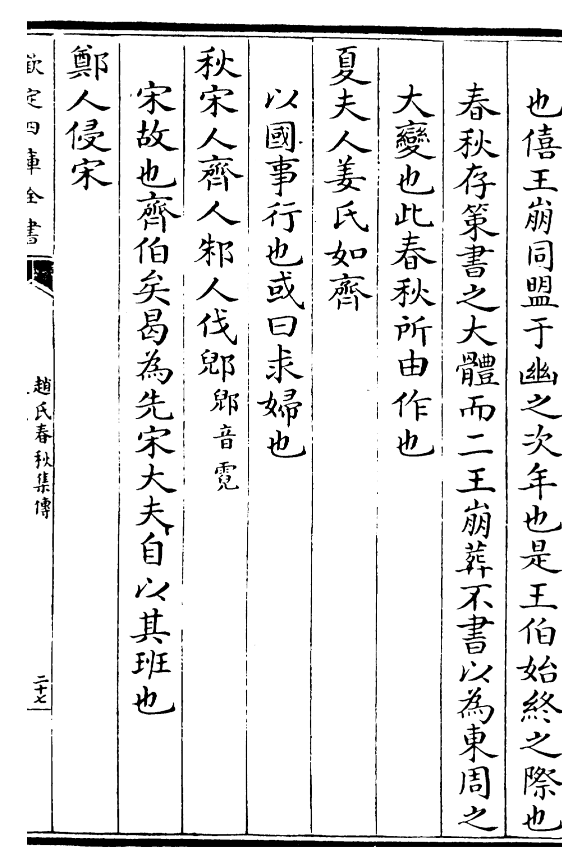
其曰單伯會之何王人以内辭書也桓公請王師以伐宋宋既服遂假王命以長諸侯故單伯會諸侯于鄄初命齊以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其復會何單伯既還桓公始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也左氏傳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葢春秋予齊以伯於是始然是時魯未至鄭復叛諸侯之從齊未有能堅決者也則其予之何諸侯無王久矣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蔡既折而入楚鄭厲公失國亦自通于楚中國一日不可無伯矣諸侯知有伯之厲己而不圖天下之危亡諸侯之私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先於攘夷狄安中國以為非桓公莫能任其事者故單伯會伐宋會諸侯于鄄既以策書大體存桓公有事諸侯悉書之天下之公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則莊王僖王崩葬何以不書春秋之予齊不徒以其名也予之以其名者所以責其實也朝覲不歸獄訟不至以

一人焉弔喪以一人焉送葬以為事天子之常東遷諸侯斯以為無王也桓公旣伯令諸侯十二歲一同盟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何禮也而其所以事天子者亦惟一人焉弔喪一人焉送葬以為常王室之賴於伯者如斯而已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公假天子之命以統諸侯而不率諸侯以事天子朝覲會同天子之事也桓公何為用之如是而春秋不為之變則春秋徒曰桓文而已矣莊王崩會于北杏之前年



也僖王崩同盟于幽之次年也是王伯始終之際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二王崩葬不書以為東周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由作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以國事行也或曰求婦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音霓

宋故也齊伯矣曷為先宋大夫自以其班也

鄭人侵宋

背鄄之會也鄭厲公嘗自通于楚矣其入國也不告
於楚而又不誠服於齊中立以覲釁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楚與中國爭鄭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言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齊先宋主會也則許男何以先滑伯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為之蓋但以其愛惡進退而易周班不惟此也曰同盟何伯者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古者天子巡守諸侯會于方岳之下則有盟桓公合諸侯以創伯故假會盟方岳之義而稱同盟以一諸侯之心也左氏傳曰同盟于幽鄭成也自幽而後凡為諸侯之叛服而盟則稱同其不

為諸侯叛服而盟者不稱同也葉少藴曰周官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會以嚴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若有征伐以討不庭則王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會于方岳之下而受命王不巡守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齊侯圖伯諸侯從之者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之故再盟于幽歷十有二年陳氏傳曰諸侯初至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其

會不致信之也

郳子克卒

郳儀父也杜元凱曰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未賜族者不稱行人使也桓公合諸侯同盟于幽將班政也而鄭於朝聘數有難焉者故齊人以伯令召其大夫而執之

夏齊人殲于遂殲音尖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許翰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外逃不書據宣十七年高固襄十六年高厚逃來何以書據來奔有不書以病齊也詹以大夫見執苟宜受命專之可也而踰三

時終不服則伯國新令必有不即乎人心者矣齊知不能詘而緩之使逃蓋以力服人者力有時而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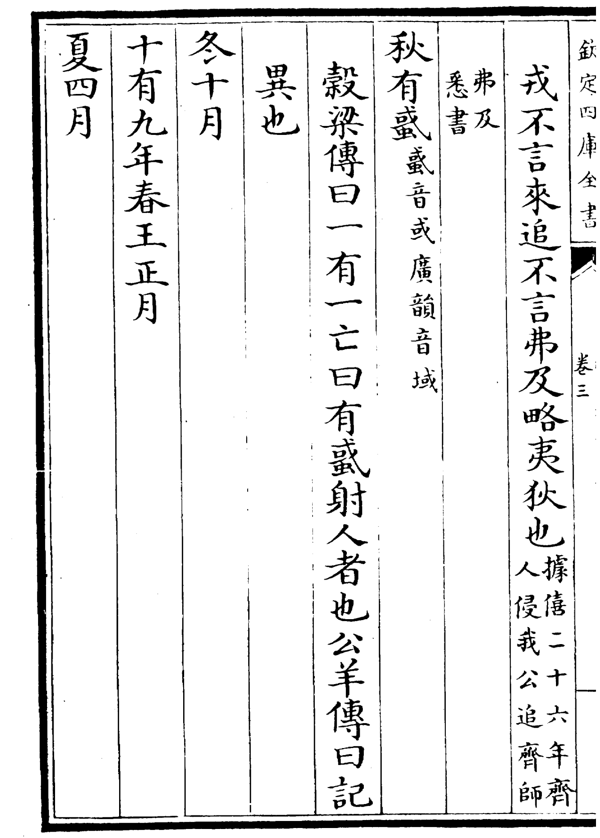
冬多麋麋音眉

何休氏曰以多為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月差也公羊傳曰朔在後也何休氏曰謂晦日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不言來追不言弗及略夷狄也據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公追齊師弗及悉書

秋有蜮蜮音或廣韻音域

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音孕又剩

媵者送女使從適也禮諸侯卿大夫取則同姓媵之鄄其從適之地也公羊傳曰媵不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氏曰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伐魯故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也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不月者據內大夫參盟諸侯月　國家後背結之

約非結不信也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月公穀無不月例說在九年數渝惡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在鄄之師也公子結之盟齊侯為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也時王室亂衛侯朔叛王與燕人納子頹齊侯方伯也不能勤王而汲汲於服魯以不得魯則不敢失衛也齊侯見義不為而諸侯是急以是圖伯

無惑乎糾合之難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謂赦宥也眚過也胡侍講曰肆大眚譏失刑也大眚皆肆則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非大夫公子史不書據傳晉殺平鄭及七輿大夫楚殺宜申之類以微

者名氏不登于策也茍公子也以討亂殺之則不書

本陳氏據莊十二宋殺子游文十四楚殺子燮子儀成十宋殺圍龜甚者殺世子母弟

亦不書據僖十六鄭殺子華文十八宋殺母弟須以君父討子弟而當其

罪雖專殺無以議為也必殺之非其罪也而後書御

寇則何以書觀其書人以殺與討亂同文又公子完

為御寇之黨而不書其奔則是以亂討而非其罪者

也左氏謂御寇為陳太子蓋見絀於其君而國人得

以非罪加之爾至若大夫則殺之雖當其罪猶以專

殺書之穀梁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陳氏傳曰稱人討亂也據晉殺先都士穀箕鄭父陳殺公子過之類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人殺之云爾胡侍講曰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也

夏五月

五月非時首何以書史為繫事書也春秋不書其事猶存其月者備一時也然不改為四月者明其文則

史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曰高傒貴大夫曷為就吾微者盟公也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曰不言公高傒伉也范甯氏曰書日則公盟也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志不在於從伯而欲繼其世昬恥於朝齊而假他事以往非有公天下之心也亦以其私而已穀梁

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杜元凱曰母喪未再朞而圖昏也家鉉翁氏曰納幣者齊襄之女也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至自齊

終莊公之世僅三如齊皆致此誤明矣

祭叔來聘

祭叔者祭公之弟來聘為祭公使也何以不稱使王臣無外交禮之所不得言也陳氏傳曰聘未有不稱

使者其不稱使何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為好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羊傳曰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外傳曰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穀梁傳曰以是為尸女也范甯氏曰主為女往以觀

社為辭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稱人以來聘也不稱使荆未有君大夫也以其來接於我故稱人以成文以其未有君大夫故卒復其恒稱（據二十八書荆伐鄭）皆從史文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蕭者宋之附庸叔其君之字也附庸之君大者稱字言朝公公在穀也不言來穀齊地也時齊侯在穀蕭君來朝伯主因得朝公也

秋丹桓宫楹

何休氏曰為將取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音戶

盟于防遇于穀矣其復盟于扈何也用見齊侯之汲

汲於魯也齊侯恐公志在得妻而不在於從伯故盟于防而後許之納幣遇于穀而後許之請期盟于扈而後許之逆女齊侯於魯勤矣魯與齊鄰國而世為昏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齊侯知公不可以力服也故委曲調度十有餘年而卒致公於盟會桓公庶幾有伯者之度矣桓盟不日此其日何離盟非伯之事故異之以不日為恒則日為變也葉少蘊曰桓公已伯矣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

以昬而固其好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桷音角

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內逆女雖得禮必書存策書之大體也來逆女不書略外也春秋詳內以見實則略外以明義也

秋公至自齊

公以夫人至自齊則其曰公至何夫人不與公俱入也穀梁傳曰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氏曰約遠媵妾也杜

元凱曰蓋以孟任故孫明復曰公親迎於齊不與夫人俱至失夫道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道也婦人從夫者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覿徒歷反

公羊傳曰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覿者見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何休氏曰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宗婦者大夫為宗子者也張主一曰夫人至

大夫見於廟宗婦見於内禮也並覿同贄失男女之别也

大水

冬戎侵曹

春秋之初諸侯有戎難不書據傳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自中國有伯而後書中國有伯而戎狄為中國患則其責有所歸矣故由是而後凡戎狄為中國患悉書之

曹羈出奔陳

此踰年矣則其名之何嗣君失國恒稱名也

赤歸于曹

杜元凱曰為戎所納故曰歸胡侍講曰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髙抑崇曰戎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

郭公

文闕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傳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陳氏傳曰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是故吾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春秋之初吾君大夫適他邦必有故也有故而後行猶私相為好而非定制也王室衰諸侯私相為好而非定制是謂亂初生也由僖而下朝聘皆之乎盟主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吾未

知其所終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呂大圭氏曰日食陰勝陽社陰之神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胡侍講曰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然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

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傳曰亦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杜元凱曰門國門也孔頴達氏曰鼓與牲二事皆失故書之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凡内出朝聘皆曰如始行則書之未

成禮之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内特侵伐不致其致伐戎何予公以伐戎之義也内侵伐非脩怨則為暴而已戎甞渝盟侵我至于濟西公追之弗及至是乃伐之異乎脩怨之師矣

曹殺其大夫

殺大夫何以不名殺之者非其君也凡殺大夫恒名

之君臣之辭也茍非其君殺之則不名所以別於大夫之見殺於其君者也陳氏傳曰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齊令也魯之從伯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音陶

伯姬莊公女也洮魯地也伯姬何以會于洮為杞伯之將來朝也杞侯嘗朝桓矣魯人以為不敬而入杞杞伯既昬于魯將來朝而以伯姬先之虞不敬也莊公甚愛其女為出會于洮葢貶爵之義於是始左氏傳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陳氏傳曰内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也陸淳氏曰公及杞

侯伯姬皆失正也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曰陳鄭服也杜元凱曰陳亂而鄭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穀梁傳曰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禮臣既卒不名外大夫不葬此何以葬

公羊傳曰通乎季友之私行也左氏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大夫以事行者言其事事不得書但言如此非國事也則其言葬原仲何陳魯之好由二臣始故諸侯於公而往葬之葢衰世之志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歸寧不書據杞叔姬郜季姬來寧不書此何以書譏以婦人與國事也婦人無外事故内不言出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杞伯來朝爲國不以禮而使婦

人往來其間非歸寧之義矣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僖十四年杞子來朝公子遂入杞杞伯姬來僖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大不字小而薄其舅甥之恩蓋有自來矣

莒慶來逆叔姬

卿自逆也公自主之非禮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劉侍讀曰内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叔姬非適諸侯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公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杞伯姬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

衞人敗績

戰不言伐而言伐伐不言日而言日謹王命也於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衞以其立子頹也齊侯方伯也以天子之命命方伯討有罪自東遷以來於是始見之故取戰之日加於戰之上以謹之也此

齊侯也其稱人何桓公不以王命討罪也衛侯朔叛天子納子頹其身雖已死而天討不可以終廢也本程子而齊侯戰敗衛師取賂而還以天子之命命方伯伐衛不能正其罪而苟焉以自私桓公為不職矣故雖齊侯自將而奪其恒稱以罪桓也陳氏傳曰東遷之後諸侯始放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此君將稱人之義也戰必言其地其不地何略之也以衛

人敢於敵王命不得與諸侯交戰者同文也敗者稱師衛何以稱人穀梁傳曰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曰不可不人衛者不以齊侯廢命而釋衛之罪也趙伯循曰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異其辭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令也於是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則救鄭

之役曷為獨使吾君親之公甞敗齊師于長勺于乘丘于郚獲南宮長萬齊侯以為吾君能師者也故伐徐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為功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

冬築郿公穀作微郿魯下邑

大無麥禾

胡侍講曰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何休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廄音究

公羊傳曰新延廄修舊也凶年不修穀梁傳曰延廄

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之古之君民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齊令也

秋有蜚音扶味反

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内女卒日此何以不日降於夫人也非夫人何以書以恩録也國亡君死叔姬待盡于酅正也魯人弔其喪會之葬禮也明臣妾之道叔姬不以國亡而虧婦行推親親之義魯人不以紀滅而薄姑姊妹之恩見人道始終之為重也策書之大體存而得失著矣

城諸及防魯邑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齊令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穀梁傳曰降下也鄣紀之遺邑也趙伯循曰降服而

為附庸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而後克葬也内女為夫人葬不日此非夫人也

則其日葬何異其事也公羊傳曰其國亡矣徒葬乎

叔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劉侍讀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巳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巳伯矣曷爲親來獻捷與公爲好也齊侯圖諸侯首得宋而宋背盟次得陳鄭而陳鄭貳會于鄄而宋成同盟于幽而陳鄭以服諸侯之從齊者猶未足恃也莊公之事齊也後而從伯也專桓公所賴以服諸侯而成伯功者莫親於魯矣是故伐徐救鄭旣皆請公主兵會城濮而伐衛遇魯濟而伐山戎又皆即

謀於我於是又假獻捷躬至魯庭以堅兩君之好焉桓公知以力服人者有時而窮故不難於以身下諸侯也其月異事也據諸侯來奔喪會葬不月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魯地

穀梁傳曰魯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惡内也或曰倚諸桓也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外相遇不書書梁丘何以齊侯之緩於伐楚也左氏傳曰齊爲楚伐鄭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於是又七年而始合諸侯伐楚梁丘之遇爲之也穀梁傳曰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張主一曰齊侯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

之也汪仲裕曰盟會征伐先齊侯尊伯主也遇者草次之期莫適爲主故序爵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殺也何以書卒從史文也春秋之變文必有辨於名實者也茍無亂於名實春秋奚辨焉於是公疾叔牙欲立慶父季友使鍼季以君命酖之立叔孫氏有司國人不與也而以討辭書之亂名實矣牙卒時公有疾未嘗臨喪則其書日何勢不得臨非恤典薄也

公羊傳曰公子牙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季子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陳氏傳曰牙書卒喪以大夫之禮也牙將與慶父夫人為亂雖酖之而立叔孫氏使若死於位然是喪以大夫之禮也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

緣親親之恩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立叔孫氏使之若死於位則淫人何與焉史著其迹春秋察其心後世有考焉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啖叔佐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内事重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即位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則其書卒何內大惡恒諱之也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何休氏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不名無所屈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於是季友出奔陳故慶父如齊請立閔公以說于齊也左氏傳曰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張主一曰慶父弒君之賊也齊桓聽其來復使之歸以遺魯禍失方伯之職也

狄伐邢

許翰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戎狄荆楚交侵中夏使無齊桓攘定之

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集傳卷三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趙氏春秋集傳卷四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卷四

元 趙汸 輯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穀梁傳曰親非父也尊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書救邢據外救不悉書予伯者以救中國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

公始受盟于伯主也凡受盟伯主恒稱及避外辭也據特相盟外為志曰會落姑齊地也左氏傳曰請復季友也慶父殺子般季友避之於陳齊人既立其所出乃使魯人以其意請復季友閔公親至齊地受盟而後使召

諸陳以慶父在也

季子來歸

大夫出入非罪不書則其曰季子何稱季子所以别有罪也以是為宜歸也大夫公子反國非有罪書者三據許叔蔡季春秋皆變文以書之以其有關於宗社之存亡也公羊傳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陳氏傳曰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

子雖歸慶父夫人亂未已俄而弒閔公於是以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成而莊公之統絶慶父之簒不成莊公之統不絶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冬齊仲孫来

来未有無辭者此其言来何大夫以事来言其事事不得書但言来從史文也齊人既立閔公復季友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於是仲孫以省難来不言

省難存大體也仲孫何以不稱使閔公幼不以賔禮接也不名無所屈也吳先生曰蓋魯人以兩臣相見而不以見君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者三年大祭之名也禮不王不禘諸侯三年喪畢致新死者於祖廟合羣廟之主而祭之謂之祫東遷諸侯僭天子禮樂魯人以禘禮祀周公其後遂僭用

於羣公於是以禘代祫故三年大祭不曰祫而曰禘
也吉者未三年也其言于莊公何莊公喪未闋用禘
祭之備物盛樂就其主而祭之也郊特牲云諸侯之
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
侯之僭禮也晉人亦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當時諸侯
僭天子以禘為喪畢大祭不惟魯也故曰禘東遷諸
侯之僭禮也黄先生曰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
禮者言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使祀周公過矣禘者殷

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
成王蓋命魯以殷諸侯盛祭祀周公故牲用白牡白
牡殷牲也魯公以下牲用騂剛雖合食而禮秩異於
周公可見矣其禘於羣公則又後來之僭也公羊傳
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譏始不三年也高抑崇曰魯
人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
而麻不入則當時未終喪皆吉服矣然則凡三年必
以禘何以不悉書既以禘代祫為常祀則史不勝書

唯於非禮之中記其又非禮者以詳事變而借竊之罪因可見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耳弒也孰弒之慶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不日與弒也同文姜於是季友以僖公適邾懼其見討故與慶父俱出奔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不日與弑也大夫奔非罪不書通乎内外苟其罪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不可以無辯也故内大夫奔曰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不日外大夫奔不月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月凡日為恒則不日為變不月為輕則月為重也慶父罪重於叔牙其不書刺何杜元凱曰慶父之罪雖重季友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也公子牙實殺而書其卒慶父

亦殺則其不書卒何不以卿禮成喪也

冬齊高子來盟

穀梁傳曰盟立僖公也夫人慶父既出季友乃以僖公入主之其出入皆有請於齊故齊侯使高子來盟以定公位公羊傳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吳先生曰其時魯無君季友援之以二臣相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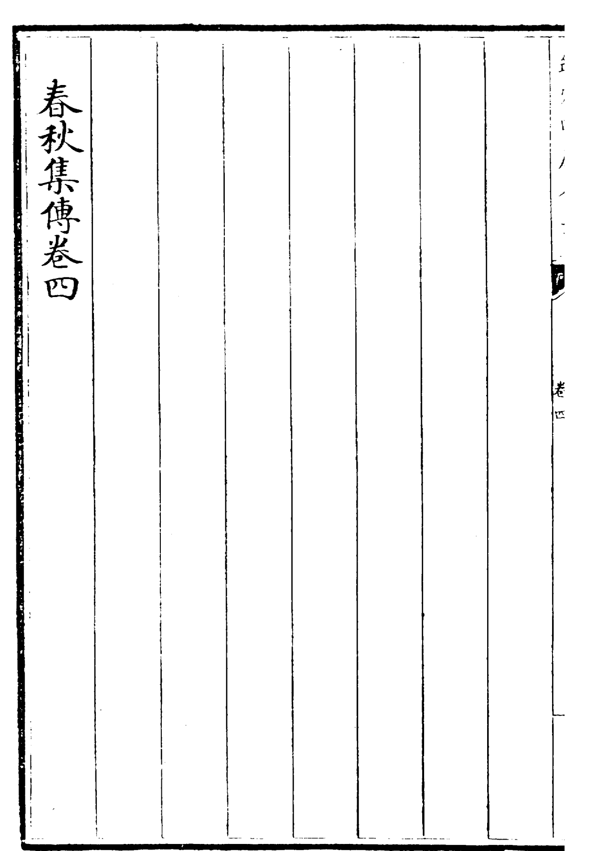
此滅而曰入何也衛未絶也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戍之故不言滅也然則敗績不言敗績衛侯死之不言君滅何也略言之也公羊傳曰為桓公諱也春秋之初諸侯有戎難不書自有伯而後書以攘夷狄安中國之義責歸於伯者也則其略之何春秋有一國之故焉有天下之故焉茍一國之故而皆及伯者是諸侯無事守也是故書救邢不書邢潰書城緣陵不書淮夷於是書狄入衛不言君滅

與桓公以存亡國之功而略其所不及以為天下之故又有大焉舍桓公無復執其咎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略人之不及者所以勸其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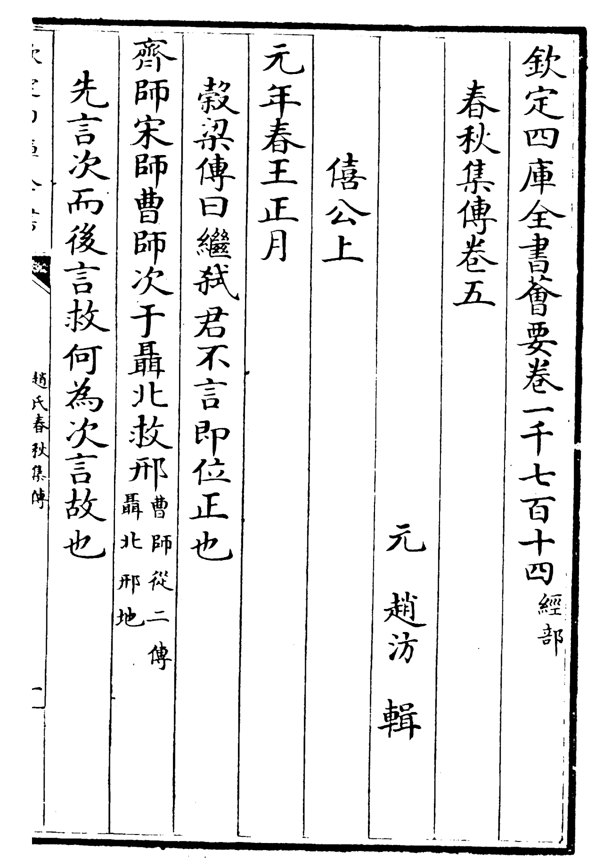
鄭棄其師

此高克出奔陳衆潰而歸則書曰棄其師何民為重也大夫出奔不書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古者人臣有去國之義苟無關於一國之故春秋奚治焉故特舉其重者言之莫重於棄其師也公羊傳曰鄭

棄其師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春秋集傳卷四



春秋集傳卷五

元 趙汸 輯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師從二傳聶北邢地

先言次而後言救何為次言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

自遷不書據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成六年晉遷于新田之類有遷之者而後書莊元年齊遷紀郱鄑郚十年宋遷宿閔二年齊遷陽非有遷之者而書則必有關於一國之存亡者也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皆違難也許遷者四偪於鄭也蔡遷者一避楚仇也皆有關於存亡者也於是狄伐邢邢潰而後遷則其不言邢潰何略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則不待春秋而有議其

非者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公存亡國以屬諸侯
而以衛滅而後存衛邢潰而後存邢沒其功諸侯誰
復以救患為己任者春秋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
功書曰狄伐邢齊人救邢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救邢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所以全伯者
之功也狄伐邢邢潰斯一國之事守不以累桓公可
也邢衛皆月以別於許之請遷于楚者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蒙上事月也以楚丘著例決之其月何（攷凡城皆不月）以伯者存亡國也春秋一役再有事者前目而後凡此向之師也則其再序三國何唯師以國序也（本孔氏故文不可言）諸侯師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公羊傳曰夷齊地也桓公召而縊殺之劉侍讀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公討而誅之此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

也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楚人伐鄭

荆始改號曰楚自是有事於諸侯皆稱人其稱人何以楚僭王猾夏方中國有伯能聲其罪則其侵伐皆人之不使與中國君將稱君者同文所以謹華夷之辨也必中國無伯而後稱君大夫著其彊也雖著其彊然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也與待中國諸侯伯主君將稱君不同但其辭旨精微學者有弗察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音賴

左氏傳曰謀救鄭也公會伯主恒不月此其書月何謀救鄭而不成救故月以異之凡盟王之會不月雖公若王卿士會之不月必有功而後月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不日略其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音離

大夫敗日殊之於公也獲者生得也公羊傳曰莒拏

者莒大夫也季子治内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奚斯之聲也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莒無大夫莒挐何以書高抑崇曰凡小國大

夫不名接我則名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蒙上文也一事而再見者蒙上文魯人諱殺哀姜春秋無文以見義故蒙上文不稱姜見此致夫人之喪即齊人以歸者也孔穎達氏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絶於魯矣僖公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之義故請而葬之諱其殺也劉侍讀曰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

哉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令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不可通於春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其月何據城不月以伯者存亡國也此衛邑也不繫之衛有伯主之令也凡伯主之令以内辭書之李堯俞曰號令主於天子則中國為一所以正伯者之事也故

緣陵亦不繫杞然則孰城之内之微者也不言諸侯城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穀梁傳曰其不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曷為序大國之上三公封國先庶邦也此虢邑也何以不繫之虢古者王畿千里天子親制之寰内諸侯不與列國同也非國而言滅者重取天子之地故

變其文也林少頴曰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左氏傳曰服江黄也張主一曰江黄近楚之國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一時不雨書時據莊公十一年踰時不雨書首月每時一書者告廟也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孫莘老曰取國不言滅不絶其祀也許翰氏曰舒楚與國徐人取之倚諸齊

也

六月雨

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左氏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左氏傳曰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不月略之也例在桓十四

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

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公會伐恒不月此何以月以伐楚也據定四年侵楚同不月楚僭王猾夏天子不能治中國不能討也桓公糾合諸侯二十餘年乃克有事于楚中國夷狄之大分由是而正故月以謹之陳氏傳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

不悉書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自入春秋楚浸強矣而不見於經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聖人懼焉而諸侯之交兵非以定簒弒則脩怨而已矣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蔡名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

次于陘陘音刑楚地

陳氏傳曰書次何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于外地在會曰會在師曰師此卒於師者其不言卒於師何併下文也春秋無費辭詳於下則略於上也

楚屈完来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音邵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以其来盟録之也不言使據婁書齊侯使國佐来盟外之也春秋謹華夷之辨桓公方有討於楚楚雖服猶不得與中國兵交使其在閫者同文

也來盟于師曰據表此何以不日中國與夷狄盟恒不日據僖二十年邢二十一年鹿上三十二年狄宣十一年辰陵公羊傳曰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陳氏傳曰桓公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未有盛於此者也雖楚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即盟於師桓公不欲臨楚盟屈完退而盟名陵不以阻隘不以君違臣不

以軍容亂國容一動而三善得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羊傳曰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八月

為下葬月也

公至自伐楚

致者曷為或致伐或致會據僖公會溫書至自圍許成公會楚皆至救鄭伐鄭襄公會伐鄭定公會侵楚皆至自會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此從主人之辭也桓會不致會伐何以致桓會不致安之也

合諸侯之師以伐叛討貳乃中國安危之機君子之所慎也故雖桓公致之

葬許穆公

小國葬不月於是許男卒於師葬之以侯故月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大夫會伐不月雖王臣會之不月莊十四單伯此何以月甚之也據文三年會晉伐沈同不月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楚既成

而陳人以辟軍見討既執其大夫以二國伐之又以七國之衆侵之桓爲已甚矣故月以異之以桓公失方伯之道也桓公名諸侯以侵蔡伐楚楚既成事當在蔡桓公委蔡以餌楚而後責於陳其伯圖所及天下諸侯有以量之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其曰晉侯殺之何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直稱君者非有司國人之所得與也禮公侯之罪不以犯有

司刑于隐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而况於世子母弟乎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髙抑崇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孰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殺世子母弟不書例在莊公二十二年此何以書殺無罪也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殺世子母弟有不書者以君父討子弟而當其罪無以議為也於專殺之中又有甚焉莫甚於以讒殺其世子故書之舍晉獻公宋平公無殺世子者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高抑崇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何而勝朝之乎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公孫茲曷如牟為娶也娶則曷為不言娶大夫自逆不得書也大夫以事行者言其事事不得書但言如重國史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請於君以行則書之重君命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大夫皆得越竟以行其私而君命褻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

曰及以會何桓不主會也據襄十年諸侯會吳先書會晉侯　桓曷為

不主是會桓公帥諸侯以會王世子而不自為會也不自為會者尊歸於一也尊歸於一禮之常也程子曰王世子王之二也不與諸侯列世子出而諸侯會之故其辭異何休氏曰不可以諸侯會王世子為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陳氏傳曰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帥天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也蘇子由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率諸侯以定世

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會諸侯衰世之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據祝柯重丘間有異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戚亳城北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陳氏傳曰會而後盟間

有異事書諸侯盟於其非開有異事也亦書諸侯盟于其則有不盟者也此其言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也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於其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孫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事在成十七年柯陵

鄭伯逃歸不盟

陳氏傳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以其背夏盟也胡侍講曰逃者匹夫之事也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

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

變而不失其中也高抑崇曰齊之服楚圖之非一日也纔踰年惠王巳導鄭伯叛之故中國之不競非獨諸侯之罪王室亦有以啓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陳氏傳曰楚常有大夫屈完此轂於苋也則其稱人何楚大夫將恒稱人也左氏傳曰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凡滅無不書虞已滅矣曷為不言滅諱滅也曷為於此焉諱之春秋諸侯有相滅者矣未有滅天子寀内之國者於是晉人滅虢又滅虞惡其滅寀内諸侯以偪天子故為王室諱之也此以歸之據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昭十三年晉又執季孫意如以歸其但言執之何諱不言滅則言執不言以歸也春秋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

變文故滅虢不書書滅下陽不言取滅虞不書書執虞公不言以歸以不書爲王室諱則變文以明晉罪也虞公何以不名上公故不名也林少頴曰聖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見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之甚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鄭邑

伐國不書圍邑此其書圍邑何以桓公伐鄭討其叛

夏盟而僅圍其邑也桓公盟諸侯于首止而鄭伯逃歸不盟以從楚楚人得以窺中國矣於是滅弦不能問伐鄭僅圍其邑志在訟鄭而憚遇楚師故圍邑不書於桓公特書之以桓之帖荆為僅耳

秋楚人圍許

陳氏傅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

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諸侯救許

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强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来朝

杜元凱曰郳犂来也邾之别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而来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通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曰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

公羊傳曰王人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

也何休氏曰王人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左氏傳曰盟于洮謀王室也杜元凱曰王人法不與諸侯盟此王室有難使之出盟也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

鄭伯不言如會 據陳袁僑先言如會 則其曰乞盟何以桓公辭之會而後乞之也

秋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此哀姜也曷為不言姜氏以前書喪至書葬哀姜間無他夫人得略言之也致者致其主於廟也哀姜之喪八年矣於是始致之何也哀姜淫而與弑不可以列昭穆秩烝嘗故雖備禮以葬而不殯於廟不祔於姑也僖公謹於事齊故歷三禘卒致之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孔頴達氏曰僖二年除

閔喪為禘五年復禘今八年又禘三年一禘常事不書禘而致夫人異於常禮故書之陳氏傳曰魯禘非禮也雖用之羣公之廟不書據傳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之類有用之羣公之廟者矣但曰有事譏不在用禘也事在昭十五年必禘于太廟致哀姜也而後書譏在用禘也凡禘恒日用禘以致不當祔之夫人故不日以異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官也周采地范氏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杜元凱曰天子三公不字胡侍講曰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傳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王人同盟焉於是葵丘宰周公不敢同盟焉盟於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率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穀梁傳曰宋其稱子何也未

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

宋子為無哀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曰未適人何以卒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

以成人之喪治之孔頴達氏曰禮姊妹在室期出嫁

大功未嫁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諸侯絶旁期

此將嫁於諸侯當服其本服為之齊衰期故書其卒

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地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以桓公之事莫盛於葵丘也桓公有事諸侯二十餘年矣其盟會之故非以求諸侯則以謀王室也至葵丘而中夏小康王室安之諸侯信之其規模方略於是甫定則莫盛於斯矣故桓盟不日而特日以別之以不日為恒則日以見義也穀梁傳曰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

禁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陸淳氏曰盟稱諸侯明宰周公之不與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佹音詭

甲子前戊辰五日則曷為繫於後赴在後也雖後之

猶日見春秋日法之嚴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曰其君之子何修春秋之特筆也其不月以庶孽見弒也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陳氏傳曰遇弒雖未踰年稱君

據齊

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紲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始朝桓也朝桓何以不致據魯君如齊晉常書至朝與會一體也孫明復曰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周之制朝聘也有數春秋必小國而後朝於大國以莊公如齊必假觀社納幣而後行則諸侯不相朝久矣鄭伯男也齊人嘗以不朝執其大夫會于首止猶懼其不朝于齊而逃盟則桓公始伯舍小國未有朝齊者盟于甯母諸侯官受方物明年而公子友如齊盟于葵丘壹

明天子之禁明年而公如齊蓋桓公制朝聘之數於是始春秋於㑹既不致以與桓矣以諸侯朝伯主若桓公幾可無愧是故亦不致以別之致以為恒則不致以見義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

温天子寰内之國也滅寰内國不書據滅虞滅虢此何以書外夷狄也荒服聲教不通不可以君臣之禮治則不必為王室諱也是故王師敗績不書敗績于茅戎

則書之皆春秋所以外夷狄也杜諤氏曰温者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救所以病齊桓者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嬖子也而奚齊有先君之命矣奚齊不書弑則卓子曷為稱君正里克之罪也奚齊卓子之為君一也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簒弑之罪易見而首惡之名難知也

春秋微顯而闡幽於申生曰晉侯殺其世子於奚齊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嚴適庶之分以昭獻公首惡之名也於卓子曰晉里克弒其君正君臣之名以討里克弒逆之罪也然於奚齊曰殺其君之子則亦異乎兩下相殺之獄矣明非里克之所讎也是故重耳拒國人之逆而謝秦伯以辭懼蒙里克之惡以其國家與人為市也故曰奚齊卓子之為君一也春秋譏首惡以正其本澄其源則篡弒之罪將一誅而已不

月與奚齊同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世子謂里克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弒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公羊傳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

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而入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陳氏傅曰討賊不言大夫其言晉殺其大夫里克何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乎督相宋莊公翬相魯桓前乎此矣於是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耳自宋而下弑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雖若晉里克衛甯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

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父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者公為公子日所取齊侯女也薛士龍曰夫人

齊侯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於外非禮也高抑

崇曰以兩君為會而婦女厠於其間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其月何過時之甚者也（例在桓五年）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言滅不言其君死於位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

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陳氏傳曰滅不言伐（據滅弦滅溫）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

諸侯不序必一事而再見者也此非向之諸侯也則其曰諸侯城之何不言諸侯則無以見其為一事也

城邢城楚丘城緣陵是齊桓公所以存三亡國也城

邢之師齊與二國城楚丘者魯人以伯令赴功而已於是王室有戎難淮夷且病杞桓公為合七國之君以謀之然後致戍于周明年乃城緣陵而遷杞焉諸侯之懈桓德之衰也故君目臣凡以見之曰諸侯者總衆國之辭也凡城築必伯者存亡國而後月（據元年邢二年楚丘）於是亦不月以略之然則戍周曷為不書不足書也春秋凡戍皆不書夫齊帥諸侯以攘夷狄安中國者也狄滅温不能救楊拒泉皋伊雒之戎犯京師

不能斥而相與致戍於周方伯之所以蕃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故雖戍周不書不足書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也其但言季姬何以其來寧自內言之也曷為不言其來內女來寧恒不書略常以明變也其月據凡魯君會猶不月異其事也陳氏傳曰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鄫子何急魯而賤鄫子也於是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止之遂遇於防使朝焉魯為

已汰鄫為已畢矣於婦人乎何譏惡魯而賤鄫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傳曰沙鹿者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何休氏曰襲陷入於地中故言崩記天下異故不繫國穀梁傳曰其日重其變者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傳曰次有畏也陳氏傳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之而使大夫將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爲之也則桓

志荒矣故言次譏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者屬楚之微國也伐國不月微國何以月以齊之不競於楚徐近齊者也楚滅弦桓公不能問滅黃不能救於是伐徐則亦已迫矣桓公合七國之君盟于牡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微者齊為不競矣齊率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

也而卒不競於楚故月以異之以力假仁者則有時而窮也夫以力假仁者固有能致其力者矣晉文公十九年於外其臣若舅犯先軫欒枝又皆明於中國之大義不避危難以成其君者是以城濮之烈數世賴之齊桓公宴安內嬖而國髙以私勞在位自召陵而後常有畏難苟安之志焉夫豈惟其心有勤怠哉以力假仁而力又不足以勝之則固有時而窮也

明年夏伐厲不克救徐而還不書不足也

八月螽

九月

為下女歸月也據凡會而至著例不月而女歸例皆月

公至自會

范甯氏曰桓會不致安之也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高抑崇曰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陳氏傳曰内女嫁恒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

寧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宋人伐曹

宋始貳於齊也陳氏傳曰諸夏之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宋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公為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齊地

敗必言師不言師者狄也此其狄徐何以其始叛周

僭大號也陳氏傳曰夷狄交相敗不書據傳襄十三楚人敗吴師十四年吴敗楚之類必敗中國而後書徐戎也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為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以是為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於是秦伯伐晉則其但言戰何外言戰不言伐據僖十二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又晉侯及秦戰于彭衙必義繫于伐也而後兼言之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劉侍講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敗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陳氏傳曰其不曰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曰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是月決不日而月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名則其萬字之何也褒恤之數異也季友僖之叔父也而有功於僖仲遂宣之叔父也而有功於宣其喪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功而以母弟之親宣公喪之視季友襄仲故三臣者皆世為卿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公會伯主不月此何以月會而無功也於是謀鄫東略弗果城鄫而還故月以異之例在元年于梩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者屬楚徽國也不月據伐厲月有徐人也

夏滅項

孰滅之我滅之也我滅之則何以不言師據傳例用大師曰滅爲僖公諱也齊桓公率天下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且有存亡繼絶之功於魯於是會淮無功而魯又滅項以間之故略不言師使若不出公命而微者在國爲之然爲僖公諱也爲之諱者乃所以責之也不月據滅國不日異其事也中國有伯而諸侯相滅故不月以異之據襄六年莒人滅鄫同譏在齊也桓公得諸侯莫先於宋其次莫親於魯其卒貳於齊也亦莫先於宋魯夫桓

公率諸侯以攘夷狄安中國而尊天子諸侯實有賴焉則曰以譏齊何也桓公無尊周救患之誠也桓公以尊王為名以帖荆為績而朝覲歸于已獄訟歸于已禮樂征伐自我而出其所以從諸侯於盟會者皆以自為而已楚人滅弦桓公不能問滅黄不能救於是楚復張而宋貳魯亦滅項以間之以桓公無尊周救患之誠也使桓公誠不私其國以自為而合諸侯以事天子朝覲歸于天子獄訟歸于天子禮樂征伐

必自天子出而躬率方伯之職以討其不庭則雖以復文武周公之竟土可也天下諸侯其孰非天子之臣而敢有二心也然而桓公討不出於此則雖微宋魯諸侯孰不欲間桓公之怠以求利其國哉春秋是以譏在齊也凡諸侯相滅以不日為略據齊滅譚滅遂日為詳據衛侯燬邢晉會諸侯于相滅偪陽則不月為異也晉文之興大抵率桓之為而莫能尚焉卒皆無以善其後故夫有可以興周之勢而不為以求利其國而遂失之者桓文

是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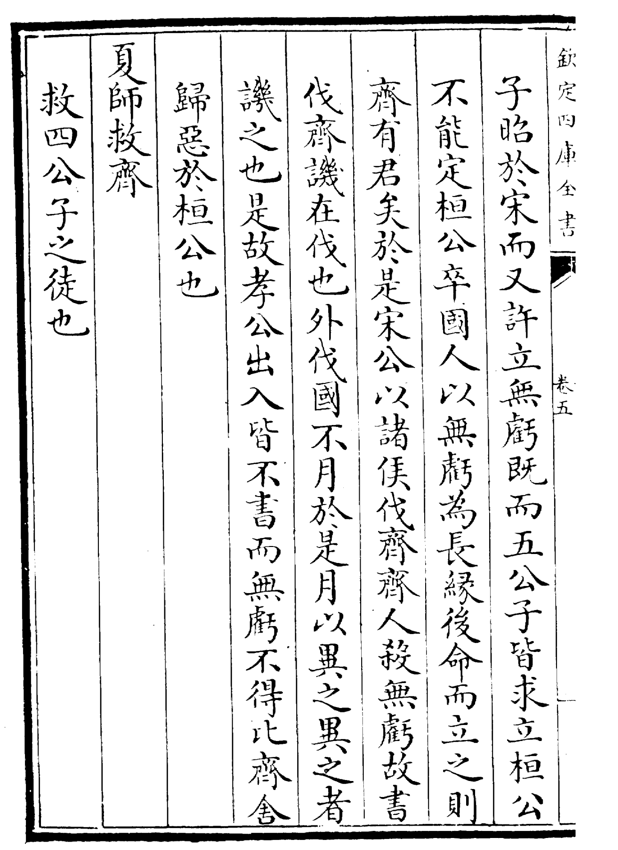
九月公至自會

其致何會而無功也以不致為恒則致為異也致公者不月（據公至恒不月）此何以月以公之見止於齊也齊人以滅項為討而止公聲姜會齊侯于卞乃釋公故月其致以異之也異之者譏之也凡月致皆譏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公卒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公子昭則曷為不書納譏不在所納也外納不書據秦納晉夷吾重耳不書必不克納而書據納晉納邾捷菑齊納北燕伯晉納衛世子蒯聵譏在納之也桓公嘗屬公子昭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昭之入則有辭矣故不書其納也外宜納雖伐不書據秦納重耳伐晉不書譏不在所納則書伐齊何也國人以後命立無虧也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無虧長衛姬之子也桓公既屬公


子昭於宋而又許立無虧既而五公子皆求立桓公不能定桓公卒國人以無虧為長緣後命而立之則齊有君矣於是宋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故書伐齊譏在伐也外伐國不月於是月以異之異之者譏之也是故孝公出入皆不書而無虧不得比齊舍歸惡於桓公也

夏師救齊

救四公子之徒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

此宋公也其稱師何一役而再有事者略言之也戰者以主及客據莊二十八年齊師伐衛衛及齊戰之類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皆以主及客此其以宋及齊何伐一事也戰一事也宋公伐齊納公子昭殺無虧是一事也既殺長立少則四公子皆君也故四公子之徒復與宋戰然後宋敗齊師于甗卒立孝公又是一事也孝公卒公子潘殺其子而立潘卒公子商人弑舍而立齊人又弑商人而立子元

元潘商人皆與宋公戰於甗者也潘不順昭商人不順乎潘而元又不順乎商人自古兄弟爭國篡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蓋其本自桓公失之矣而襄公徒欲以力定之其可乎故變其主客恒辭反以宋及齊戰使宋公若受伐者然名雖一役而實兩事則不順孝公者不惟一無虧而齊桓宋襄之失皆可見矣

狄救齊

救不悉書狄救齊何以書以宋公伐人之喪以納不

正而後夷狄得竊救患之名以干中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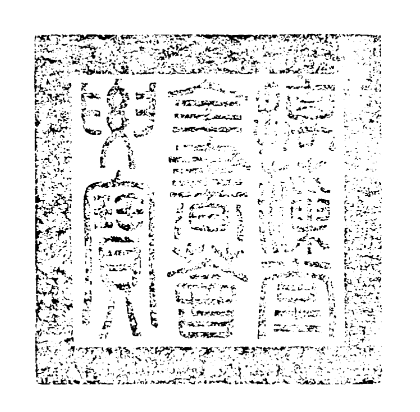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言人何杜諤氏曰便文也中國與夷狄會君殊之據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師與大夫序據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成九秦人白狄伐晉必微者而後得稱人稱人以便文者非其君也又見二十年襄五年



春秋集傳卷五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